



荆楚方言中的楚文化解读

韩凝,张艳辉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反映与积淀,是地域或群体的标志性符号。文章以荆楚方言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语料描述法,观察荆楚方言与楚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荆楚方言的词汇系统、语调特征、造词方式、语用现象几个方面分析荆楚文化的特质,从语言的视角对楚文化进行解读,进一步丰富了荆楚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荆楚方言;楚文化;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1) 05-0012-03

方言不仅是某一民族或地域人们的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承载区域内使用者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内涵,成为该地域的文化符号^①。荆楚方言使用的区域主要指以江陵城(荆州城、郢城、纪南城一带)为核心的荆州 13 个县市。

楚国建都江陵纪南城,历四百余年。现在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沙——江汉平原一带是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荆楚大地作为南方文化的中心孕育并产生了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是由楚人南徙荆楚大地(主要是今江汉淮与两湖地区)后,与南方部落相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它是具有荆楚地域特色的南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荆楚方言在荆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并发展。荆楚方言与楚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关联,它像镜像一样映射楚文化的内涵,折射出楚文化的特质。

一、荆楚方言的词汇系统折射出楚文化丰富多彩的特质

在楚文化的熏陶下,荆楚方言在历史的传承中延续发展起来,其词汇形成自身的系统性。作者王群生通过对荆沙地区方言的长期观察,写作了《湖北荆沙方言》,1994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基于书中对荆楚方言的全面性考察,可以发现荆楚方言的词汇系统极其丰富,

几乎所有的普通话词汇,都在荆楚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词音、词形不同),而且,由于荆楚方言有古楚文化的历史背景,许多事物,普通话还没有相对应的词,许多充满丰富内涵的方言语句还无法用现存的语法模式来套用^③。

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百姓的所有生活内容,荆楚方言中都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表示天气的,如天道(天气);表示方位的,如高头(上边);表示日常用品的,如袱子(手巾);表示人称指代的,如哪个(谁);表示动物的,如江猪子(江豚)、麻母(一种昆虫,学名金龟子)、壁蛇子(一种生活于屋檐和墙脚的蜥蜴);表示日常生活的,如解手(上厕所);形容劳作辛苦的,如勤扒苦做(劳作辛苦)、黑汗水流(汗流侠背);形容个人做事风格的,如黄昏(糊涂);形容人说话啰嗦的,如炒现饭(重复说过的话)。《湖北荆沙方言》中收集荆州地区近千个常用方言词汇和几百个惯用语、短语,它们不仅具有历史的承传性,也具有地域的独特性,是荆楚文化的“活化石”,再现了荆楚大地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经济生产和社会风俗。

荆楚大地处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和大江南北一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地形复杂,川泽山林齐备,风土人情富饶;在楚人发展史中,经历了荆楚蛮荒之地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经济上农工商并重,商品经济活

收稿日期:2011-09-21

作者简介:韩凝(1968-),女,湖北荆州人,文学硕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张艳辉(1967-),女,湖北恩施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跃,交通运输发达;在民族融合的历史中,与苗蛮部落相处,多次移民迁徙,区域文化交融渗透,使楚人形成崇文尚武、刚柔相兼、争胜耻败、饱含睿智,同时善于吸纳,广采博撷,兼收并蓄的精神品质。强盛的楚国,山川逶迤,风物灵秀,巫神崇拜与自我奋斗、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糅合在一起,社会生活色彩比北方更为丰富,楚文化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特质。

方言词汇作为语言表意系统是人们口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客观世界在主观认识中的反映,同时体现了使用者对外在世界的认知^[4]。荆楚方言语汇涵盖丰富,表现了荆楚之地的自然环境、人们的精神性格、社会的经济政治、多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因而形成楚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特质。

二、荆楚方言的“南音”符号映照了楚文化吟唱抒怀的浪漫风格

先秦时期的文学有南北之分。北方中原文学风格严谨,以《诗经》为代表,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源头。南方文学风格活泼,以《楚辞》为代表,是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吕氏春秋》中“……歌曰:‘候人兮潢’,实始作南音。”所谓“南音”与黄河流域的“北音”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它不同于“北音”有较为固定的四言句式,更在于语气助词“兮”这种典型的南方方言特点。屈原《楚辞》中语气助词“兮、猗”的应用十分广泛且形式多样,其运用均源于“南音”。这种感叹音调也就成了“南音”的突出标志。“兮、猗”字是有声无义的语气词,位于句中或句尾,语义至此虽停顿,但语气词构成音节,使句子音调拖长,好比人们在随意而歌、即兴吟唱,有一种迁徐舒缓之感,增强了表意的情感色彩。

在荆楚方言中有一类使用频繁的“AA 甚”词汇。“AA 甚”类词汇由叠音词根“AA”加上词缀“甚”字构成。“甚”在此处并不表示实际含义,其意义已经虚化,只是起构词作用的音节,方言读作 sen,轻声^[5]。

在“AA 甚”词汇构成中,“AA 甚”类词汇中“AA”的构成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是表人物动作、心理、情态动词。如出出甚(形容开水滚动、水汽直冲的样子或水汽冲出发出的声响)、弹弹甚(形容病后腿无力,走路高一脚低一脚的样子)、扭扭甚(形容不情愿或翻滚的样子)、鼓鼓甚(形容气愤,眼睛直翻的样子)。

一类是拟声词。如哗哗甚(形容水一直流或流得急的声音)、汪汪甚(形容哭时的一种声音或样子)。

一类是叠音形容词。如条条甚(形容冷得发抖的样子)、秋秋甚(形容冷得发抖的样子)、稀稀甚(形容泄肚子、拉稀的情状)、歪歪甚(形容病后或劳累而有气无力、歪歪倒倒的样子)。

“AA 甚”词汇主要作为形容词,一般放在句末。语气词缀“甚”在语句中,延长了语句的音节,是句子的音调更加舒缓,不仅增强了语句的抒情性,还加强语句的形态、情态、声态的表现力。她来自于个人或民间的吟唱——“长言”,承继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南音”特点,具有一种感叹吟唱的浪漫风格。

荆楚方言中语气助词放在句中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同样表现了荆楚方言的“南音”特点。

如“这真的化不是假的”(这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哪里说起的咧”(这怎么说的呢)、“恭贺您啷生啷个酒坛子”(恭喜你生了个女儿)。句中的“的话”、“起的”、“啷”都是语气助词,与上述例中的“甚”功能相同。

这种语调的吟唱特点所体现的浪漫风格首先表现在楚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他们敢于面对现实生活,以丰富善感的内心去观察生活,以一种从容开放的心态去描述生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情感的酸甜苦辣,都敢于表达,以吟唱方式表现出对生活的大气从容、举重若轻。他们活得活泼、洒脱、直率、真实。可以说,荆楚方言贴近生活,或见景生情,或感事生情,或即事抒怀,体现了楚人关注现实、关注内心、感事生情、善于抒情的心理特征。

这种语调的吟唱特点所体现的浪漫风格还表现在楚人对事物的表达方式上。以上述“AA 甚”词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楚人对人物、事物的描述和形容充满了形象性、生动性,无论描述形态、动作、声音还是感情,都是顺手拈来,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大胆的联想,还兼具了夸张的风格,词语感情充沛,色彩鲜明。

三、荆楚方言的隐喻思维方式反映了楚文化的审美情趣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从自我出发,以自己的身体感受和经验为标准来体验和描述外物,达到认识和把握外物的目的。隐喻思维带领人们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性而以彼物喻此物,同时展现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一种认知角度和表达方式。隐喻思维对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6]。荆楚方言隐喻思维的特点,即她所表现的楚人认知角度和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的审美情趣。

(一)方言表意形象凝练,体现楚人敏锐善感,诙谐幽默的民族性格

荆楚区域内的几百个方言短语、习惯用语,广泛流行于民间文化之中,并充分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生动性,极富表现力。

楚人在描绘人物时,大多借助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形象,从人物(事物)的动作、情态、心理、声音等方面加强具体可感性,指人指事入木三分,不仅维妙维肖,而且生动诙谐。通过写声、写形来传情、摹态、拟神,不仅表现了人物、事物的外在形态、声音,还包含了了说话人的主观评价、认识和情感。

这些词汇表意凝练,刻画生动。如用“讲盘子”指做事谈条件、“润泡子”指玩味、“掉底子”指出洋相,“达跤子”指犯错误等。这取决于楚人对于事物的特点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把握,他们能够将日常生活中人与事的最具典型性的特征提取出来,形成楚方言言简意赅、形象凝练的语言风格,由此也表现了楚人内心世界的质朴直白和敏锐善感。

这些词汇还传递了楚人对于外界事物的情感态度。如用“无章打野”形容说话不讲理、“扯皮拉筋”形容

纠缠不清、“侧头侧脑”形容行为出格、“不清白、不清汤”形容人不精明、“不照把”形容说人说话办事没分寸、“二黄八调”形容说话办事糊涂、“造业巴煞”指人可怜、“打皮绊、搬阴砖”指人作风品质不好、“流打鬼、鬼打架”指人不务正业、“砍脑壳的”形容可恨。楚方言的感情色彩非常鲜明,楚人对于情感的表达是敢爱敢恨,爽快鲜明,同时也可以感知楚人性格中的戏谑和玩笑因素,对于不好的人或事,语言中常常带有一种调侃和不屑。

荆楚方言中的惯用语、短语充分展示了荆楚民众语言的文化魅力,体现了楚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二)方言造词随物取譬,体现楚人开放求新,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特性

楚人在典章制度、经济外交、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乏创新精神。现在留存的楚国丝织、漆器、玉器中不乏标新立异的作品,体现出楚民族不墨守成规,开放求新的创造精神。

“AA 甚”是荆楚方言中一种固定的造词格式,被普遍接受和灵活使用。根据其格式,人们可以类推出更多的“AA 甚”格式词,用于实际交际,词语的运用和选择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表现力。

如“AA 甚”语汇描述汽车轮胎滚滚向前转动,可以说,“轮胎转转甚”或“轮胎滚滚甚”;人累得东倒西歪,可以说,“你累得倒倒甚”、“你累得歪歪甚”、“你累得栽栽甚”;刚刚学走路的小孩走路一摇一摆,可以说,“走得摆摆甚”、“走得歪歪甚”、“走得参参甚”、“走得栽栽甚”;因气温低人觉得冷,可以说,“他冷得抖抖甚”、“他冷得秋秋甚”、“他冷得条条甚”。

可以发现,“AA 甚”词汇可以一词多指,也可以一义多词。人们遵循这种用语方式,可以极大地拓展词语的运用空间,词语的选择具有很高的灵活性。这一点也反映出楚人开放求新的思维品质。

荆楚方言中有些虽是随口说出的百姓常用语,却透出浓郁的文言书卷气息,体现了楚人受悠久而深厚的楚文化熏陶而表现出较高的知识素养。如“你未必真的不晓得”(你应该知道)、“果其不然”(果真如此)、“奈他不何”(拿他没办法),这些语句体现了楚人对于文言书面语的一种化用。

语言具有生成性。人们可以根据有限的语言符号和组合规则生成新的词汇^[7]。在词汇运用过程中,荆楚方言能够随物取譬,充分发挥格式词的功能,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灵活迁移,进行丰富大胆的类推和联想,创造性地运用产生了一系列的新词。可以说,荆楚方言的语言生成性强大,体现了楚人的开阔视野和追奇逐新的思维品质。

四、荆楚方言的语用现象沉淀了楚文化的社会风俗与社会心理

语言现象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方言生成、变化、发展于民间,与民间文化水乳交融。方言俗语与民众生活的社会风俗与社会心理紧密联系,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8]。荆楚方言反映出楚文化民俗礼仪、社会风俗,是楚文化真实而生动的镜像。

荆楚方言中,“爹、爷、伯”不仅用于称呼男性,而且也用来称呼女性。天门、仙桃、洪湖等地把父亲的兄弟姐妹分别称呼“大爷、二爷”。沙市与荆州城区,孩子们把与父母同辈、年龄略大的夫妇,添上姓,分别称作“王伯伯、李伯伯”,把自己母亲的未婚表姐、表弟、表妹,不分男女,一概称作“大爷、二爷、三爷、么爹”。这种“女性称谓男性化”的现象是尊重女性的一种表现,实质上则是以男性为尊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反映了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荆楚方言中,用“坛子”指代“女儿”。“坛子”本意指一种口小肚大的陶器。荆楚地区,女儿出嫁后,逢年过节都要回家看望父母,所送的礼物少不了酒。口小肚大的坛子装酒最合适。每当女儿女婿提酒拿肉,在村口一露面,就有人向其家报喜“你屋里的酒坛子回来哒。”“酒坛子”就成了“女儿”的代名词。形象地包含了父母对女儿的深深爱意。

荆楚方言中,用“活见鬼”指“运气不佳”。楚地道教巫风盛行,一般人都相信有鬼神。“活见鬼”是人们口头惯用语,字面意思是活人见到鬼,表明人的运气不好。如“今天算是活见鬼,下湖没打到个虾儿,耽误哒半天工”。

荆楚方言中,用“走火”指“交好运”。楚地有崇火尚日的习俗。火成为楚人的自然图腾。在楚民心目中,太阳给予人间光明和温暖,人与万物赖以生存繁衍。如果梦见了火,楚民认为那是好兆头,意味着要发财;荆楚有民谚:“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大年三十,楚民把灶火烧得旺旺的,期盼来年光景红火,所以,除夕之夜全家人总要围着火堆,通宵守岁。“火”成为好运气的代名词,“走火”引申为“交好运”。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互为映照。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独特的荆楚方言。方言词语大多只限于口头流传,采录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然而,民间方言正如一座历史悠久的矿藏,其文化沉淀深厚,含义蕴藉,是地域文化的投影,文化研究的宝库。

参考文献:

- [1] 詹伯慧,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J],方言,2000(4):10-15.
- [2] 魏昌,楚国历史文化读本[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30-47.
- [3] 孟修祥,荆楚方言的文化透视[J],荆州师专学报,1996,(3):21-24.
- [4] 汪国胜,从语法研究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J],方言,2003,(4):5-7.
- [5] 王群生,湖北荆沙方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140.
- [6] 白云,语言与隐喻思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J],2008,(8):41-43.
- [7] 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2-113.
- [8]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50.

[责任编辑:石芬芳]

Analysis on Expression of Chu Culture by Jingchu Dialect

HAN Ning , ZHANG Yan-hui

(Humanities Department,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a reflection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It is the symbol of a region or group. After studying the corpus of literature and description of diale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gchu dialect and Chu culture,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 culture expressed by the dialect in terms of lexical system, features of intonation, coinage and pragmatic phenomena.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analysis of Chu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will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u culture,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udy on Chu culture as well.

Key words: Jingchu dialect; Chu cultur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上接第 11 页)

禹稷行宫,重建了楚波亭、朝宗亭、禹碑亭、一山门、二山门等附属景观。1990 年又开工重建铁门关。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晴川阁古建筑群再现了历史风貌,成为武汉市著名的文物游览区。

时至今日,禹功矶作为纪念大禹治水的名矶,与长江另三名矶:燕子矶、采石矶、城陵矶齐名,成为长江上的四大名矶。这里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参观游览,其美好的景观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归。

参考文献:

- [1] (清)黄式度,等.续辑汉阳县志[M].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 [2]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 李勇先.尚书禹贡篇集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4]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佚名.嘉靖汉阳府志[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张磊]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Yu-gong-A Rocky Place

WANG Ke-qin

(Management Sector of Wuhan Qinchuan Pavilion, Wuhan430050, China)

Abstract: Yu-gong, a rocky place, lie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in the east. It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military, cultural and touristic implications. The paper mainly dwells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rocky place.

Key words: Yu-gong; history and culture; culture of the Three Kingdom; Qinchuan pavilion